

■ 林国标

海南六月赋

时维六月，骄阳酷烈，日光铄金，赤地成坼。有客踽踽行于大街，热汗溲溲，气喘吁吁。口欲言而嘿囁，足欲举而趑趄。身似落汤，心如走马，面如焦炭，气若游丝。俄而仰天疾呼曰：“此地乃老君炼丹炉乎？观热之至乎是也？吾愿足不出户，抱冰而卧，其可得乎！”

吾对曰：甚矣！汝之昧于海南也。身处福地洞天而不知，可谓愚也；当此良辰美景而不明，可谓妄也。既愚且妄，吾不知其可也。蔽于一曲而不知全，偏于一己而不知公。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以语天，其汝之谓歟？人之处世，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随遇而化，与时偕行，方可谓之“物物而不物于物”也。

观乎海南夏日，在五六月，环岛路迥，天高水阔。吾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观晨光穿云而来，见杂花如意而开。日未出而光耀，雀将飞而骤鸣。观红霞于天际，睨晨星于高垣。楼阁丛立，咸著妩媚之色；草木繁兴，共展妖娆之态。客悠悠而饮，车徐徐而出。晓风入户，飘飘聚神仙之气；鸣禽窈窕，欣欣无忧郁之情。繁枝拂面，花影移墙，引车卖浆，人机和鸣。

至乎正晌，烈日高耀。天

■ 江初昕

禅意荷花茶

炎炎夏季，荷花满塘，暗香浮动，那娇着艳丽的荷花除了供人赏心悦目之外，还可以别出心裁用来制作荷花茶。荷花茶除了茶香之外，还有淡淡的荷香。邀上三五知己，觅一处僻静优雅之地，烹煮自己亲手制作的荷花茶，不失为一种超然享受。清茗一盞，养气颐神，宁静淡泊，这就是茶之性，茶之品。品饮之余，可谓两腋生风回味无穷。

制作荷花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荷花的花瓣连同荷花的花蕊收集起来。采集的时间应在清晨时分，晨曦微露，荷花上还凝聚晶莹的露珠，秉承了天地之灵气，这样的荷花除了清新，更具有灵动的韵味。小船在暗香浮动的荷塘中穿行，荡漾的清波，青翠的荷叶，艳丽的荷花，同样诗情画意。倚船俯身将微微绽放的荷花花瓣轻轻掰下，放置于竹篮之中，收集满篮后，就舍舟登岸。看着清新欲滴的花瓣，心情格外舒畅。回家后，把花瓣用剪刀剪成小碎片，放在太阳下晒干后，同茶叶和在一起，放入烤箱稍微烘焙片刻，这样荷花茶就做好了。也可以将茶叶放入锅中炒热后，再把晒干的荷花花瓣投入，一起翻炒片刻，受热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荷花茶汲取了荷花的香味，冲泡

如明镜，水波不兴。天地似巨炉，宇宙如罍釜。黔首无曝于空旷，黎民稀出于日中。热愈重则枝愈茂，气愈火则花欲燃。梔子黄槐，龙船扶桑；茶梅紫微，紫荆黄蝉；朱蕉紫桃，角梅洋兰。争奇斗艳，红黄紫蓝。叶荫重叠而稠，树荫蜿蜒而曲。冠盖似穹庐，虬枝比巨椽。绿枝相接，绵延不绝。百尺之竿，挂巨椰于云霄；十步之遥，见凤凰于咫尺。浓翳蔽于通衢，芳香沾于湿襟。风过蕉林，热汗倏然而干；鸟鸣榕丛，海风浩然而来。厌倦之情不再，欣然之趣骤兴。感造化之多变，弄娇花而逡巡。合抱之木，时有行客寝乎其下；擎天华盖，更期庄生蝶梦其中。户窗洞开，凯风穿堂而过；光影明灭，清波卷帘在望。良朋聚于左右，清明贯于中堂。拒热躁于体外，收敛诚于心中。

至如薄暮，万物竞华。星光飘忽于天际，华灯竟放于眼前。明日隐耀，新月渐出。海风劲吹，呼啸乎牖户之内；雀鸟归巢，轰鸣于椰林之外。后街夜市，人流如织；海滨浴场，众生如煮。赤橙黄绿而闪烁，宫商角徵而漫歌。一碗清补凉，胜过南面王。吉他喃喃而歌，情侶嚶嚶而笑。少者疾疾而老者迟迟，歌者嚶嚶而戏者呖呖。海波轻摇，拍岸有声；依海而眠，抱月而终。当此时也，凭栏醉歌，六合一览无余；倚窗夜读，风月尽收眼底。

六月海岛，不啻人间之蓬莱，南海之瀛洲。置身烦热之季，却无处不清凉也。夫人处一地，热中可以取凉，闹中可以取静也。人能胜天，况如是之生态宜居胜地乎！

客肃然，再拜而言曰：“敬受教！吾将乘热气，驱红日，翱翔乎南海之上矣！”

那天，忽接心远电话，他半开玩笑说：也没啥事，就想听听老朋友的声音。又说：以前，东湖旧书市没迁走时，我们每周日还可以去淘淘旧书刊、喝点咖啡奶茶，顺便叙叙旧闲聊一通。如今，旧书市没了，大家也没了见面叙旧的理由与热情，只能打电话或微信聊天了。

友人的心情我全然理解，我也有不轻不重的旧书癖，以前每周日清晨，必到东湖旧书集市闲逛。现在，旧书市没有了，但书友还在，每周日早茶、谈书品字的习惯还在，只是地点由东湖边上的茶馆改为旁边的咖啡厅了。

在我的记忆中，东湖旧书市形成之前，海口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旧书集市，只有一些零星分布在各个街边或巷隅的旧书摊。

早年海口的旧书摊，一般在傍晚开始在路边设摊，白天很难见到。像文明东路、美舍河的桥头，秀美小街以及海甸二东路人民桥头，都曾有书摊经营。海中校门外和海师的校林荫道上，也曾有临时书摊，那是新华书店员工将书架上被翻阅破损的图书拉来处理，当时很多经典名著也就5毛至1元一册。

当年在秀英村，也有多家旧书经营小门店，开始我也不知道，是一个小姑娘带我去的。记得那是上午，我俩进村见到这些旧书店，我实在感到意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芜杂的村落与满街巷南腔北调的外省务工人员，是如何与旧书扯上关系的？

带我淘书的小姑娘当时在念高三，却是淘书寻古高手。有一次，到府城老宅看古物，人家不让进，我说算了走吧，她转了一圈，竟然翻墙进去了。老宅一家人正准备吃饭，一看门口那小姑娘从墙上蹦了进来，说道：算了算了，你随便看看吧。

在书摊上，她是个快手，能快速地在一大堆破旧书刊中拎出自己想要的“猎物”，所以每次收获颇丰。我忘了她的学名，只记得小名叫小宇（或小雨）。

东湖旧书市，是近几十年来，海口唯一有规模的旧书集市，与东湖古玩市场相依相伴，但旧书摊几乎占据了整个古玩市场的“半壁江山”。它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规模最大最热闹是在2006至2016年间。

海口公园大门那条笔直的西湖，将海口两个人工湖分隔为东湖与西湖，东湖旧书市，其实不在东湖边上，而是在西湖边上，为什么这么叫，就不得而知了。

旧书市沿西湖南边一条狭长的小路两边摆开，从靠近旧海口戏院附近起，中间夹杂一些古董摊，一直蜿蜒至大同路的椰树门对岸，两边摆书，行人中间穿梭。

夏季天热，逛摊人也不少。到秋冬季，天气凉爽，这里便人头攒动，本地人与北方南下的好古癖旧者，全挤在狭长的湖边小道上，卖海南粉和北方馒头的小贩，夹杂其间，吆喝叫卖之声，此起彼伏……中央电视台文化栏目及外省的电视台都来报道过。

当时，在东湖摆书摊的除了海南本地人外，还有东北、西北、四川、湖北口音的外省人，这些人基本是常住海南的。有一个摊主，是广东人，每周六从湛江过来，周日摆卖一些有关广东、海南的旧书刊和文房雅玩。他说：能赚出饭钱和路费就不错了，主要想结交一些新主顾，回去后继续联络。

当年的书摊，各类图书五花八门，满满当当地沿墙堆放，或摆在湖边的树荫

人，都有闲暇的时候，可如何度好这份闲暇时间，却彰显着一个人的生活态度，甚至于生命境界。

“闲”有种种，最好的休“闲”方式，似乎，应当是闲出一份“雅”来。

知堂老人周作人，一“闲”下来，就“吃茶”。但他说：“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我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可以看出，周氏之闲吃茶，其要，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获得，所以，他在“吃茶”消闲之时，就每每悟得一些人生道理，最经典的表达就是：“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他是在“吃茶”中，有所思；于消闲中，品得一番人生滋味。基于此，他对日本的茶道，也别有一解，他说：“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茶道，于繁琐的形式中，彰显着一些形而上的生活道理。

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工作之余，则喜欢做一道美食。在蔡澜看来，享受美食，只是一种结果，更享受的，还是做美食的那个过程。食材，不必山珍海味；食器，亦不必金银珠玉，也许，一切愈简单愈好。

他在《下酒》一文中，曾经这样写自制一道佳肴的过程：“把一个小火炉放在桌子上，上面架一片洗得干干净净的破屋瓦，买一斤蚬子，用牙刷磨得雪亮，再浸两三小时盐水让它们将老泥吐出来。最后悠然摆上一颗，微火中烤熟，‘噗’的

■ 戴翰园

旧书·故人

下。湖水时常很臭，老一辈人称“臭水沟”，若是平时，可能会绕道而行，但周日淘书寻古的人流热情高涨，穿梭往返，如过江之鲫，全然不顾。

五花八门的书摊中，有人专卖正版字画书刊，一律半价。有人则专卖盗版画册，价格更便宜。有个叫阿华的，常年戴眼镜，海口人，三十来岁，专卖文学类著作，看来是喜欢读书的主。但大多数书摊，都是不分门类，杂收杂卖的。

那些年，海南渐为世人关注，喜欢海南文化历史的读者渐多，书摊上有关海南的文史旧书资料较为抢手。于是，有心的摊主，会将海南文史书刊、资料单独摆在一起，以便客人挑选及卖高价。

我认识的一位摊主老陈，他收罗的海南文史旧书刊、旧资料是最多的，为此，我每次逛摊，总要先到他摊上看看，生怕好书刊被捷足者先淘去了。

老陈是临高人。老陈的书摊，是为数不多的夫妻摊。他妻子也是海南人，看上去很壮实。两人很勤快，每逢周日，天刚蒙蒙亮，他们已将一摞摞旧书驮来书市。书还没完全摆开，早起淘宝者已围过来了。所以早餐往往得摆弄妥当后，再随便叫个海南粉或北方馒头就开水。

因为有妻子帮手，老陈摊上的旧书常常是最多的，摆的也很长，夫妻俩一人照看一头。老陈说：近些年海南文史类



《窗台上的小白猫》(国画) 陈新华 作

■ 路来森

闲之「雅」

一声，壳子打开，里面鲜肉肥甜，吃下，再来一口老酒，你我畅谈至天亮。”看，食材，仅一斤蚬子；食器，一片破屋瓦而已，而蔡澜却把制作美食的“过程”写得如此详细，乃至繁琐，何也？就是要表现那个享受美食制作的“过程”。蔡澜，是在享受美食制作的过程中，享受一份“休闲”的乐趣，并且，在这份乐趣中，他也同样能感悟人生。吃着自己亲手做出的美食，他说：“把孤独变成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哲学。”在享受美食中，哲学地解读人生，确然是一种高境界。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的小说家和文体家，其作品，影响巨大。纳博科夫，可以说是一生忙于写作，但他，也有自己独特的休闲方式，那就是“捕捉蝴蝶”。这一休闲方式，亦可谓贯其一生。他在回忆录《说吧，记忆》中写道：“我在各种气候区、在各种装扮下捕捉蝴蝶：一个穿灯笼裤戴水手帽

旧书刊行情看好，售价也相对高一点，但这类书刊，书源很少，卖完了有时半年都不一定能进到货。

大家访书寻古之后，自然是上湖边的茶馆或咖啡厅吃早茶，交流淘书访古所获。有时中午顺便小酌几杯，然后各自打道回府。

上周末，难得连日酷热之后，天空飘落了些许微雨，傍晚的空气中挤出了一丝凉意。与几位朋友在骑楼老街小酌之后，东郭兄说他最近在老陈家淘得几册珍贵古籍，建议大家一起去老陈家转转，于是大家欣然前往。

老陈原租住美舍河边一处民宅，现搬至椰林路一幢老旧居民楼里。东郭兄平时少出门，但今天开车七拐八拐，竟然能找到老陈家楼下。

上楼敲门，老陈见我们一队熟面孔鱼贯而入，惊喜道：哎呀呀，都是老朋友啊，几年未见了，欢迎欢迎！狭小的两居室内，四处堆满了老陈收罗来的旧书刊，老陈说，这只是一部分，房子太小，还有很多书放在别处。

与摆书摊的风格一样，老陈腾出一个单间专门陈放海南文史旧书刊及各种资料，他说，海南师范大学的几位老师时常会来转转，淘些适合自己的书刊资料。

东郭兄悄悄告诉我，前两年，老陈妻子生病逝去了，家中里里外外都失去了帮手，对老陈打击很大。

世事无常。董桥在《七十长笺》里说：英伦八年，我跟几个英国朋友一起逛旧书店买旧书，然后几个旧书店老板都成了朋友。我们与老陈也是这样一种关系。说实在的，我对老陈这样的旧书业主向怀敬意，没有对旧书执着的炽爱，谁会选择干这一行？

那晚在老陈家，东郭兄淘获几册旧刊资料，我没找到中意的书刊，就收了两支旧毛笔。同行有人笑我：旧书没淘到，也要淘支旧笔回去。我笑答：“落古”太深，就这点爱好了。

■ 诗路花语

铁轨(外一首)

■ 文博

两条铁轨平行地向远方前行
穿越崇山峻岭
横跨江海湖泊
列车倾压身上
一种默契
不靠近，不分开
默默厮守
保持恒定的距离

不改变彼此的距离
让不幸悬空
就这样平行地前行相助
在列车从你身上呼啸而过
小鸟会为你歌唱
在你身上跳舞

植根于大地
无论沧海桑田
为众生平安
你们平行的距离
定格成纯洁美丽的人生

◎铁轨精神

你们卧倒地上
紧靠路基
就像横亘大地上
没有句号的两句诗行
让南来北往的人们
阅读

也许不知道哪里是你的终点
但你身上承载飞驰的动车
你没有感觉疼痛
与列车上的欢声笑语
一起奔走

穿过的隧道
横跨的桥
风吹雨打，日晒冰冻
你淡定自如，从不停歇

山花盛开又凋谢
凋谢复盛开
站台上的人
上车，下车
你始终匍匐前行
眼望星空 胸怀天地

黑夜无法吞噬
车窗里微弱的光
我看见你的灵魂
沿途竖起座座丰碑
上面写着铿锵的诗行——
坚定
坚守

盛夏的况味

■ 吴辰

泛白的稻场上
阳光终究堆积成了烈焰
晌午的村子
水牛泡在柳荫下的池塘
不敢发声
唯有蝉在树林里嘶鸣
听不出是哀怨还是狂喜
傍晚，爬上山坡的月亮
已被炽热的火烧云
蚀刻成一把崭新的镰刀
恍惚间，我看见
水田里的祖父，弯下腰
用它割起温顺的稻子

荷塘月色

■ 路志宽

这四个字，就是如画的故乡
最真实的写照，一塘碧叶一池荷花
目光里的一望无际，却遮挡不住
那钻出来的几声蛙鸣
夜风清凉，月光如水
今夜我从尘世间抽出身来
赴与你的这场前世之约
月光为媒，今夜就让我做你唯一的恋人吧
清风不言，明月无语
我的一颗心啊，就这样在这
一塘碧水里绽放出这莲花般的心事
那芬芳的荷香啊，足以
香甜我一生的回忆

老船长

■ 王健强

眸明穿腋浪，襟纳纳星光。
身护祖宗海，情牵华夏疆。
渔歌旧梦，帆影入云乡。
更路传先业，心灯伴远航。